

<<九州·死者夜谈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九州·死者夜谈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285590

10位ISBN编号：7802285593

出版时间：2008-2

出版时间：新世界出版社

作者：潘海天

页数：268

字数：25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九州·死者夜谈>>

内容概要

夜雾弥漫，在黑暗中能听到海潮撞击在岸崖上的轰鸣，带咸味的细小水珠便随着海潮这一阵阵的呼吸声四处散落开来……命运的蛛丝牵起了血雨腥风。

六个看似无关的故事；六个看似无关的人，在不分昼夜、倒悬天海的四勿谷里，他们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九州的历史不可改变，却可以扭曲。

<<九州·死者夜谈>>

作者简介

潘海天，科幻作家，自94年写作以来，曾五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，代表作有《黑暗中归来》、《大角，快跑！》等。

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，现为国家一经注册建筑师。

当他发现钢筋水泥和CAD作用有限，无法完全表现出可建造的一切时，就放弃了这一专业，开始专注于建构一个完全虚拟的东方奇幻世界——九州。

这里有无数的城市可供他挥霍，如果它们的规划出了问题，他大可以把它推平重来。

他的合作者也相应地由各类结构专家、水暖电空专家换成了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幻想作家江南、今何在等人。

对他和他作品的受众而言，这都是件非常美妙的事情。

潘海天九州作品：《龙渊阁传说》、《厌火》、《七天七夜》、《风起云落》、《宝剑炉》、《灭云》、《向北向北向北》、《白雀神龟》。

<<九州·死者夜谈>>

书籍目录

引子 第一个故事 永恒之城 第二个故事 宝剑炉 第三个故事 向北向北向北 第四个故事 厌火 第五个
故事 我们逃向南方 第六个故事 雅巢决战 最后一个故事 他们自己

<<九州·死者夜谈>>

章节摘录

第一个故事 永恒之城 者空山上遍布着怪石头。

它们有着浑圆的外表和相似的个头，被风磨光了棱角，月光照在上面也打滑。

如同一副副白花花的骨架半埋在山土中，大大小小的。

看上去它们各就各位，从底盘开始，浑圆细滑，没有孔洞，一个圆突兀在另一个圆上头。

像飞鸟纺锤的身躯，像走兽浑圆的轮廓，像盛水瓶罐的大肚腹……可以罗列出来的形状是无穷尽的。

可能只是空山的寂寞，让你从那些石头边走过时，觉得看见了什么，以为它们在摇头，在点头，或者对着风呢喃着含义不明的低语。

这里的一切都是不明显不确定的。

这种感觉非常奇妙，不能深究。

你站住脚步，瞧明白了，其实不过是凝固了的呆滞怪石。

天气很怪，一会儿月光满怀，一会儿又细雨朦胧。

我领着苏苏从乱石堆里穿过，脚下的石缝里是刚形成的小溪在流淌。

细雨如同碎花一样从树上落下，或者说，碎花如同细雨一样从天空飘落。

一匹强壮的黑马背负着突然在云缝里闪现的月光子然而来。

“什么人？”

”我鼓起战败者的余勇大声喝问。

那一声呼喊在空旷的谷中穿过，好像一支箭划过长空。

马上的黑影却巍然不动。

等马儿缓缓地走到跟前，我们才看清鞍上坐着的是个死去的士兵，看情形已经死了两天以上了。

他的脸掩盖在铁盔的阴影里，在胸前随着马儿摇来晃去，马嚼子上的流苏在被湿润了的空气里飘荡，飘向左边，又飘向右边。

套在盔甲里的躯体虽然死了，外层精良的铁甲却不会倒下。

盾牌上的徽记表明了他是我们金吾卫的人。

我抓住他冰冷的脚踝，将他拖下马来。

不论是我拖人还是挖坑的时候，苏苏都站在一边悄然无声。

只有在我将死尸翻了个身，预备将它推入坑里，月光斜着照耀在那个年轻人的脸上时，苏苏才开口说：“死人啊，你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，你跑了这么多的路，就是为了死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吗？”

你是特意来告知我命运的无奈和死亡的永恒吗？”

现在你将变成林间的清风，变成美化大地的青草，你将变成这世界的一部分，世间的动荡都与你无关——如果这就是每个人的命运，真希望我有足够的勇气去坦然面对啊。

”我把土推在那张死灰般的脸上，在心里说：“死人啊，你没有逃脱敌人的魔掌，却给我们送来了坐骑，如果我们逃脱了性命，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。

只是你又需要什么谢礼呢？”

现在你可以不必再担心背后射来的冷箭。

虽然你的躯体上将爬满虫子，臭气萦绕，却不用再害怕任何滋扰了。

死人啊，你可以安宁地死去，但我还要继续我的追求。

我的路还很漫长，我不能虚度这短暂的光阴。

我还有足够的勇气去寻求功名，在战场上取得胜利，而且我要把得到的荣誉，献到美丽女人的脚下——不论你有什么样的遭遇，那并不能改变我。

”林子里的树都很高，它们的树枝隐藏在黑色的夜空里，所以那些花仿佛从天上落下。

它们有两种颜色，淡红和灰蓝。

苏苏伸手接住了其中的一朵。

她凝视着花的清冽侧脸在雨水里冻得发青，她那长长的黑色睫毛垂覆在苍白的脸颊上，我能听到她那柔软的呼吸声。

她威武的父王已经死了，她美丽的王国已经崩塌了，她忠诚的子民全都成了叛徒，但她的容颜却

<<九州·死者夜谈>>

还是如此美丽。

仅仅是这个女子的美貌就足以让铁骨缙王派出十万人马来搜求。

这儿离狼岭关已经很远了，远远超出了铁骨缙王的势力范围，但只要苏苏还活着，还能吐出拂动花蕊的气息，铁骨缙王的追兵就不会放过这个已灭亡侯国的残存血脉。

我不会让她落到铁骨缙王的手里。

我想要寻找一个让她永远安全的方法，一个能和她永远在一起的办法。

我是如此爱她。

这种爱如同阴燃的火焰，慢慢地吞食着我的心和血肉，这种爱是感受她饿了时轻触我手肘的动作，这种爱是看她疲倦地蜷缩在湿漉漉的树叶上，这种爱是等候在小树林外听里面传出的淅沥的撒尿声。

我压抑住心里这狂风暴雨般的爱，闷不吭声地扶她上马，只是用妒忌的目光看了看被她压在腿下的花瓣。

在细密的雨中，我们继续前行，随后就看到了那些传说中的不死智者。

他们突然地出现在林间空地上，起初看上去只是些混沌的影像。

苏苏紧紧抓住我破碎的衣甲，用害怕而敬畏的目光看着他们。

“蒙将军，这就是那些不死智者的住处吗？”

他们看上去如此肮脏潦倒，真的能帮我们摆脱紧追在后的死亡吗？

” 他们一动不动，模样看上去确实不像是充满智慧的学者。

他们破烂的衣裳上长出了石楠和地衣，野杜鹃在他们的膝盖上开着花；他们的皮肤上布满了暗色的青苔，眼皮上则全是白色的鸟粪；他们的脚仿佛深入地下的烂泥，在那里扎了根。

那边有两人似乎在松树下对弈，只是棋盘上已被蘑菇和绿萝所覆盖，看不清棋子的位置，他们不为所动，依旧低头沉思；另有一位智者则似乎在盘膝弹琴，只是我们无法听清曲调。

事实上，在踏入这片空地时，我们就听到了一声孤零零的拨弦金属声，那声波慢悠悠地穿过林下幽暗的空间，如一条曲折的波浪线，随后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撞成两段，各自飘向左右。

我们等了很久，也没有听到第二声琴响。

也许第一声到达世界尽头，另一声才会慢悠悠地追赶上去。

这些人确实活着，只是他们的动作慢得令人无法忍受。

我难以理解，他们的智慧足以让自己飞向天空，与星星恬静地交谈，使自己的生命在九州历史长河上盛开，如同最璀璨的礼花，但他们只是在雨中挨着淋，如同潦倒的石像。

我从东头走到西头，我高喊着因为急躁而越来越粗鲁的语言，但没有一个人上前理会我。

我醒悟过来，我们的动作对他们来讲也许太快，如同一团转瞬即逝的幻影。

这真让人绝望，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此地，却无法与他们交流，甚至得不到他们的正眼一看。

幸亏在放弃之前，我牵着苏苏的马继续朝林子深处走了一会儿。

我发现了另一些沉默的人，他们散布在林间，仿佛在缓缓舞动旋转身躯，他们呆呆地仰着头，眼睛虽然睁开，却仿佛什么也看不见。

但比起之前的那些智者，动作毕竟更流畅、更利索些。

我甚至能看到其中一名花白胡子的老者，眼珠子在朝我转动。

我张开口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

” 他蹙起眉头，如同听到刺耳的鸟叫。

我不得不再次放慢速度，再问：“你——们——在——做——什——么？”

” “我们正在体察包括荒墟在内万物的宏大和细微。

” “可你们只是坐着不动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” 他皱起木乃伊一样层层堆叠的脸皮，不屑地说：“如我们的神通，以勾弋山的高广，也可容纳于一尘粒中，且尘粒不会受丝毫影响；以四大海水之宽渺，也可置于细微的心里，且心的大小并没有增减。

你看，那边一位灰衣人正在仰着脖子，吞下那些黏稠的云雾，他不是吞下云雾，而是在吞下整个九州——看到那边胡子拖到地上的老者了吗，他正在吞下浩瀚洋。

<<九州·死者夜谈>>

” 我吓了一跳：“我不怀疑你们的神通，正因为此，我们才来求助。

就请告诉我们，怎么样才能活下去？

” 可那时候他的眼珠已经转向了别处，只是竖起了一根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指指向空地上一块白石头：“看……” 那时候雨已经停了，风正从树叶下跳过，把水滴吹落。

月光开始明亮起来，穿过林间照耀在空地上，但我什么也看不见。

苏苏还在专注地向空地上凝视着，而我脖子发僵，于是厌烦起来，又问：“我们在看什么？”

” 不死的智者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不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一点上，你又怎么领会到答案呢？”

生命在于静止。

只有完全静下来，才能感受到天地的呼吸和节拍，你要把自己化身其中，与日月星辰山川都融为一体，这时候，你就明白荒墟的真谛了。

” 苏苏是个耐得住寂寞的姑娘，她专注地盯着石头，好像看到点什么，但又不能确定。

而我的脚发麻，眼皮酸痛，从脚跟底向上冒着凉气。

我忍不住又问：“前面的那些人，他们为什么一动不动？”

” 那名智者仿佛在看自己的鼻尖，过了很久很久，一个空洞洞的声音才从乱蓬蓬的胡须下飘出来：“那是我们里面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，他们根本就不用动弹，不用呼吸，不用吃喝，运动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，他们就是荒和墟本身。

” 苏苏也问：“那你为什么可以和我说话呢？”

是因为你的修为不够吗？

” 智者有点生气，说：“这里每月总有一人清醒，就是为了引导你们这些迷途的世人。

你们运气好，一来就遇上我了。

” 苏苏拉了拉我的衣角，轻声地说：“我饿了。

” 我也觉得疲惫万分，肚中雷鸣般地吼叫，“对不起，我们太累了，没法很快领会你们的境界，能给我们找点吃的吗？”

” “吃的？”

” 老者微笑起来，他轻轻地一挥手，“这里的食物只有两种，一种是智慧之果，而另一种是生命之花。

吃下智慧之果，你会具备大智慧眼，明了尘世间的一切；如果吃下生命之花，那你将加入我们不死者的行列。

” 不死者！

变成九州上最高智慧的拥有者竟然如此简单。

这诱惑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强大不可抵抗。

这不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答案吗？

我这么想。

他一翻左手，上面是两朵灰蓝色的花。

竟然就是一路上不停落到我们肩膀上、胳膊上的花。

我们看仔细了，看到花瓣下藏着极细小的果实。

这就是智慧之果？

苏苏的脸如镜子一样照射出我脸上的白来，但她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，接过灰蓝色的果子，将它一口吞入肚中，我赶忙也拿起另一只果子，吞入肚中。

又一声琴弦拨动的清音响彻林间。

时间好像停顿了，露水从树梢滑落，仿佛在空中停留了许久才落到草地上。

“注意，不要靠得太近。

” 老者用一种揭露秘密的快乐又自得的声音说，“它们就在你的脚下。

” 世界突然间纤毫毕现。

我看到了过去一直存在却从没被人看到的细节。

苏苏的脸我曾经无数次地凝视，对我而言熟悉无比，但此刻它在我面前从未有过的清晰，如此多的细节突然展现，让它如一张陌生的面具。

<<九州·死者夜谈>>

我看到了女孩脸上浮动着的淡白色毛发如同沾染了秋华的蒿草地，她的眼睛里是装满惊异的半透明瞳孔和锥形晶状体，她嘴角的皱纹因为惊讶和快乐轻轻地翕张。

那张脸如此的生动，充满了我们所没注意过的表情，谁说她是冰冷如万年寒冰的公主呢。我看了她好一会儿，才顺着她专注的目光向下望去。

我清晰地看到了沙人的城市。

他们就在我的脚下的大石头上，动作飞快，修建着非常渺小的建筑，那些带尖顶和漂亮院子的房子大约还没有一粒微尘大。

它们被搭起、拆除，再被搭起，每一次都比前次更宽大更挺拔更漂亮。

他们的个头比最小的微尘还不如，他们的生命也如此短暂，甚至长不过滴答一声。

但他们忙碌不休。

农田和葡萄园一点点地向外扩张，细细的道路蔓延，沟渠纵横，房子和建筑则如同细小的棋盘，他们修筑起巨大的宫殿和花园，还有好像针尖一样的高塔，他们在露水的残痕上修建大桥，他们骑乘在沙马上，和那些螨虫作战，勇敢地杀死它们。

无数细小的刀光，汇集在黑色的旗帜下，没错，那是他们的军队和卫兵。

他们也有自己的责任和荣誉。

更多的其他沙人还在不停地修建，随后快速死去。

但他们的后代正源源不断地从屋子里和城市里涌出，比原来更多。

有时候他们的扩张也会失败，每一滴露水就是一场可怕的洪灾，百步之外一只松鼠的跳跃会引发可怕的地震，甚至月光的过分明亮都会引起旱灾，但他们毫不气馁，把这些都熬过去了。

只是在极微小的时间里，他们就建立起非常渺小但又宏伟无比的城市。

那是一座我所见过的最大规模的城市，它在月光下升腾着细小的烟雾，容纳着上百万的沙人。它展现出来的富丽繁华，甚至一眼望不到头。

他们也不仅仅总是在工作，同时不忘记享受生命的乐趣。

他们用各色绚丽的霉菌地藓装饰院落，那些霉菌和地藓每一秒钟都在变换色彩，比我们正常维度里的花园要鲜亮百倍。

他们也有集市，市场上覆盖满最繁复的色彩、最绚丽的商品，货物流淌得如同一条色彩斑斓的小河，有许多其他城市的商人来参加他们的集会，港口上帆船如云，那是些能飞翔在空中的大肚子货船，小得如同浮尘一样。

它们借助月光的浮力升降，来去自由。

沙人们在月光下集会，他们围着闪闪的火星微光舞蹈，如果侧过耳朵认真地听，你甚至能听到快乐的曲调，闻到浓烈的花香和酒味，看到那些漂亮的女人们，以及在月光下难以克制的爱情。

我们越看越入迷，几乎要融入其中，化身为他们中的一员，可也许正是如此，我们的脸离得太近。

沙人们全都骚动起来，他们惊恐地看着突然出现在天空里的巨脸。

苏苏的那张脸是如此柔弱美丽，他们将它当成了神的现身。

他们度过了最初的恐慌，开始充满爱意按照苏苏的形象塑造形体，他们在那形体边围建高墙，搭建起庙宇，他们修建起庞大的宫殿向她致敬。

我被他们的热情所吸引，向前俯得更近，想好好看看他们塑造的神像与苏苏本人相比哪个更漂亮，但我那粗重的鼻息对沙人来说，却变了最可怕的风暴：它横扫城市而过，吹垮了发丝一样细的城墙，让宫殿倒塌，高塔崩溃。

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，沙人们死伤无数。

我发现了自己的错误，飞快地向后退缩，藏起自己的脸。

沙人们看着劫后余生的城市，虽然伤心但是很快地将灾难抛在脑后。

他们遗忘得很快。

城市被不知疲倦地修复了，甚至比原来的更大更漂亮。

他们重新修建庙宇和宫殿，在苏苏的形象边树起了另一个凶狠可怕的形体，我从上面辨认出自己的模样。

<<九州·死者夜谈>>

我被他们当成了凶神——我对此不太满意，但至少很快，我们又可以在月光下欣赏他们的歌声和永不停息的欢乐了。

我原以为这座城市会永远充满生机，然而没有任何理由，就像是一棵大树的生命突然到了尽头，泉水干涸了，花园里的花和霉菌枯萎了，死去的沙人们不再得到补充，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少。任何神都无法拯救他们。

在我们都看出来这座城市生命正在一点点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像是集体做了一个决定。

在某一时刻，所有停泊在码头的那些货船同时离开了城市。

有上万的小尘土，在月光里舞动。

所有的沙人都离开了，他们再也没有回来。

石块上只剩下那座空荡荡的城市和无数精致的小房子。

我们轻轻地叹着气，心里头空落落的。

就像不愿意失去心爱玩具的孩子，我们执拗地等待沙人们的归来，但仿佛只是过了一弹指的工夫。

首先是那些比较低矮的房子，大概不是由很好的材料建造的，开始像流沙一样垮塌。

而建造更精致的一些房屋，则在多一倍的时间内相继倒塌。

城市的排水系统也堵塞了，汇集在一起的露水急剧上涨，将泥土冲走，使宽大的马路和人行道变成沟壑。

至少有30到40条河流冲入城市里，成群的蠕虫在曾经最繁华的歌楼和宫殿里出没。

最宏伟的宫殿消失在一场大火中，那是偶尔落脚的萤火虫，它脚上微小的火花点燃了色彩斑斓的花园。

大桥坚持了比较长的时间，然后是水坝，它们在干枯的露水痕迹上支撑了很久，但我轻微挪动脚步的震动，让它也化为灰烬。

仓库和地窖持续更久，但也在半炷香里坍塌，重又变为细微的灰尘。

我们还是不死心，默默地等待着。

看，那个小黑点，是他们回来了吗？

不，只是一只蚂蚁匆忙地爬过。

这只迷路的昆虫如同可怕的怪兽，它一步就能跨过十几个街坊，拖在身后的草籽如同山崩一样毁坏了所有经过的地方。

也许还有其他的沙人可以重新回来，把这座记载着他们无数代梦想和荣耀的城市修复好，就像他们从我们呼吸出的风暴中，重新拯救出城市一样。

但那时候，我的鼻子突然发痒，这种刺痒好像一枚针，难以控制，一点点地深入鼻腔，风暴在我的肺里集合，最后终于冲出嗓子，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喷嚏，整座城市飞上了天空。

空地一声响。

一切都消失了。

没有了。

石头在月光下一片苍白。

苏苏和我如梦初醒。

我以为过去了数千年，却发现第三声音符刚刚离开树下人的指尖，曲曲折折地斜向上方升去。

月光下那老者面如朽木，他毫无表情地又翻开了右手的手心，依旧是两朵花，只是那花是淡红色的。

苏苏拈起那朵花来，转过脸对我粲然一笑：“蒙将军，你要随我一起来吗？”

“老佣兵停下他的故事，愣愣地看着大家。”

“我常常在想，”他安静地叹着气说，“女人的勇气啊……苏苏吃下了整朵花，变成了者空山的石头，而我应该在她面前化成了一道轻烟……消失无踪。”

“我知道外面的世界里，还有着许多鲜活、热烈的事业要完成，有许多美貌年轻、有着柔软腰肢的女人在等待，有许多醇厚芳香、撕裂嗓子的烈酒在酿造，而对变成石头的苏苏来说，我在经历这些的时候，她甚至心跳都来不及跳动半下。”

我逃回了外部世界，重新过上了滚烫的日子。

<<九州·死者夜谈>>

我为了自己的生命搏杀，体会着每一天带给我的新奇，每一件事都率性而为。
我挥金如土，今天挣到的钱财，可以在第二天就挥霍完；高官厚禄对我而言也只是过眼云烟；红粉美人只是当前的甜点。
我知道自己的归宿，是回到者空山边去做一块干瘪的石头。

<<九州·死者夜谈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